

費邊論丛

肖伯納主編

624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費 边 論 丛

肖 伯 納 主 編

袁績藩、朱應庚、趙宗煌譯

王 現校

生活·讀書·新知

三 联 書 店

出版者說明

本書由英國費邊派韦白、肖伯納等七人的集体著作，系統地表述了該派的觀點。全書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討論社会主义的基础；第二部分討論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組織；第三部分討論向社會民主主义过渡。但費邊派的所謂“社会主义”，实际是資產阶级改良主义，与馬克思列宁主义沒有共同之点。費邊派的思想对我国一部分旧知識分子影响很大，此書的譯出，可供讀者进行分析批判之用。

Bernard Shaw, Sidney Webb,
Wm. Clarke, Sydney Olivier,
Annie Besant, Hubert Bland, Graham Wallas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The Fabian Society, Fifth Edition 1931

根据費邊社 1931 年第五版譯出

費邊論丛

〔英〕肖伯納主編
袁績藩、朱應庚、趙宗煜譯
王琨校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審判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号
長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860×1168公厘 1/16开 1/16开 213,000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100 定价(9) 1.20元
统一書号3902·44

新知三聯書店

目 次

1931年重版序	肖伯納	1
1920年版緒論	塞德尼·韦白	15
1908年版序言	肖伯納	34
1889年初版序言		48

第一部分 社会主义的基础

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	肖伯納	51
-----------------	-----	----

地租：土地的开垦和人口——地方富戶的經濟起源——地租
和能力租金——租佃权——無产者的出現。

价值：交換的結構——价格和效用——供給的效果——無所
偏愛法則——总效用和最后效用——价值和生产成本的
关系。

工資：無产者——劳力的出售——生存工資——資本主义
——富人的增加和財富的减少 —— 交換价值和社会效用
的分离。

結論：历史和理論的显著矛盾——社会主义——悲觀和私
有财产——社会改善論在經濟方面的健全性。

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	韦白	81
-----------------	----	----

民主主义理想的發展：英国社会主义的先驅——烏托邦主
义者——进化觀之提出——民主主义的教訓。

旧的社会組織的解体：中世紀主义的衰落——工業革命
——法国革命——民主主义的發展。

無政府状态时期：个人主义——哲学的急进主义与自由放

任——功利主义者的分析。

理智与道德方面的反叛及其政治后果：詩人，共产主义者，哲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国家活动范围的扩大——現存的国家登記、国家檢察和国家对劳工的直接加以組織——急进主义的綱領。

新的社会組織：进化和社会有机体——自由和平等——健全的社会。

社会主义的工業基础 威廉·克拉凱 120

个人生产之被代替——农村手工业——机械的發明——工厂制度。

大工業的成长：兰开夏的扩張——白种奴隶——国家的干涉。

世界性商業的發展：自由貿易的胜利——对新市場的爭夺——世界的运输队。

經理和資本家的分化：合作和股份公司的兴起——“聯合壟斷組織”与“托辣斯”——資本共产主义的专横。

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 塞德尼·奧利維爾 164

道德的进化：共同的目的——自由的条件——个人与种族——社会意識的成长——習俗和法律。

財产和道德：各种財产形式在道德觀念上的反应——阶级道德——自由条件之被否定——社会解体。

社会的复兴：各种基本条件的順序——恤貧律的觀念——各种派生的条件——道德和理智——学校的觀念。

第二部分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組織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財產 格拉罕·瓦拉斯 193

有形的財富：消費性的資本——生产性的資本。

債務和劳务：延期的和預期的消費——利息。

觀念上的財富：版权和专利权——教育。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業 安妮·貝桑特 216

对劳工的組織：农村的——城市的——国际的。

产品的分配：个人——市政当局——国家。

社会保障：对劳动的鼓励——关于發揮創造性的規定——

对特长的奖励。

第三部分 向社会民主主义过渡

向社会主义过渡 肖伯納 241

从中世紀主义到資本主义：旧制度——商人冒險家，海盗，

贩卖奴隶者，资本家——新制度的成长破坏了旧制度

——混乱状态。

从無政府状态到国家干涉：政治經濟学——黑格尔的完美

国家觀——社会主义及其各种实际困难——突变之不切

实际——民主主义是官僚主义的解毒剂——国家干涉。

从国家干涉到国家組織：艰苦的日子——革命的社会主义

之复活——完成民主主义的其余步驟——社会主义的机构

——社会压力——城市租金——新稅——国家对劳工

加以組織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办法——失業者——关

于赔偿方面的困难之解决方法——市区社会主义發展的

經濟反应——放弃以暴力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不光荣的。

社会主义的远景 赫伯特·布朗德 274

英国各政党的状况：發展的路綫——在思想和工業方面的

發展速度与在政治方面的發展速度相比較——所謂的輝

格党的消失。

政治的社会化：政治上的近視——假社会主义——各种混

淆视听的建議——渗透到自由党里去的梦想——梦想的

幻灭——新的开始。

当前的任务：政党分裂的真正界綫——希望与恐惧——工

人的團結。

1931年重版序

肖伯納

這一部論丛显然是不會絕滅的。當它十分出乎意外地達到二十周歲的那年，我這一個最初的編者，還得要給它寫上一篇新的序言。過了十年之後，仍然不斷地有人需要它，因而塞德尼·韦白（現在的巴斯菲尔德勳爵）又不能不為它的三十周年紀念寫了一篇序言。我們以為，這樣做一定會萬事大吉了；可是，事情並不是這樣。因為它的四十周年已經到來而且过去了；而我呢，相當詫异地發現我還活着，並且受托來為它寫出我的第三篇序言。

我不願故意說本書的這種長壽是一桩值得慶祝的事。這本論從中所包含着的每一種事物，到現在是應該成為每一個公民的普通教育中的一个部分。但是英國的普通教育現在是落後了幾個世紀；好幾代的英國人仍然把許多不擗遺力諱諱教誨子人的觀念灌輸給我們。這些觀念，一半是屬於漢藍泰吉尼特（Plantagenets）^①宮庭，一半是屬於安妮女王^②治下的咖啡館的。這一大堆陳舊的東西，就好像西蘇菲斯（Sisyphus）^③的石頭那樣地滾了回來，阻礙了發展思想和消除愚昧的每一種企圖。我們這些曾經作過這種企

① 漢藍泰吉尼特是英國從1154—1399年的一個王朝名。

② 安妮女王是十八世紀時的英國女王。——譯者

③ 西蘇菲斯相傳是希臘古時國王，因生時作惡多端，~~死後又復活~~被罰推石上山，但推上又滾下，永遠如此。——譯者

圖和把我們這一代的許多知識分子在經濟社會學方面提高到現代水平的費邊論丛作者，現在正面临着安妮女王和亨利六世仍然在位的一代新人，和我們自己超越地發展了的那种社会主义思潮的阶段，而仍然远远地處在我們這一代最年青的人們的前面，因此不仅只我們的这本論丛，甚至于比它早十年出版的亨利·乔治所著的“进步与貧困”一書，現在仍然不断地在銷售。

可是，在我們的政治環境方面，目前却有着一种令人惊异的进步的气氛。当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一个費邊社会主义者正担任着英國的首相。两个費邊論丛的作者也在上議院里，他們當中的一个是內閣部长，另一个是前任的內閣部长。国会里充滿了費邊社員以及認為費邊社还不够極端的一些社会主义社团的成員。費邊主义現在常常被人說成是一种过时的經濟学方面的自負夸耀，对于这种自負的夸耀，一些溺愛它的人們紧紧地抱着不放而以為他們仍旧是年輕的先驅者呢！許多社会主义的內閣、社会主义的總統、社会主义的独裁者們，現在正在整个欧洲把过去一些帝国的殘余收集起来。在欧洲具有穩定政府的最大一个国家，現在乃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那些具有安妮女王——漢藍泰吉尼特式头脑的人，覺得比耶苏会會員 (Jesuits) 在伊丽莎白女王統治下的英國更难生活^①。甚至在亨利六世所办的学校 仍旧占着上風的英國諸島，每年对資本家的收入加以沒收的数目已經高达这种收入的百分之五十，而且經常还借助遺产稅以同样的規模来攫取他們的資本，并把所沒收的大部分不仅以实物的形式而且也以現金的形式立即在無产阶级当中重新加以分配，这已被認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了。

① 耶苏会是西班牙人 Loyola 在 1539 年所創办的，屬天主教，伊丽莎白女王信奉新教，反对天主教。故云。——譯者

我們在民主主义方面前进的气派，也是同样引人注目的。当第一本費邊論丛出版的时候，欧洲大陆只有两个共和国（假若把小小的聖馬力諾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San Marino 算上的話一共有三个），但却有四个帝国和十一个王国。今天，那四个帝国已經消失而为共和国所代替了。包括冰島和阿尔巴尼亚在内，現在欧洲还剩下十二个君主国，共和国的数目一共有十六个；而在人口方面則以十一比四超过了君主国。三万万以上的人民已由君主制过渡到共和制。君权神授（Divine right）說永远不会再被人們提起了，而人民的主权，無論是靠成年人的选举或靠在新宪法中明确宣布，都到处得到了人們的公認。至少，在書面上，民主主义占了上風并且引导着人类在前进。

假若所有这些变革都算是正在發展中的社会主义的一部分，那么，这会是一桩值得庆幸的事。但是，这是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并且是在牺牲資本主义的情况下使社会主义得到好处的一种企圖；同时这也是一种真正符合这个口号的政策，那就是：“一个贼偷了你的东西，你可以从他那里偷回来”。这样一种政策包含着更多的破产的危險而不是太平盛世的諾言。例如現在，当組織文化的工作已經超过了私人冒險家的能力范围和他們个人利益的时候，过分紧张的第一个征象，就是伴随着商業的复兴和合并而来的一种反常的失業人口的增加，以及这些失業人口要求政府的救助。全体失業者会竭力要求私人企業去滿足社会的需要，而这种社会需要的滿足，却愈来愈超过了私人企業所能滿足的可能性。当失業者的数目达到几百万的时候，（在相当一个程度內，他們当中包括着曾經在一个史無前例的令人恐怖的战斗中学会了賤視人命的复員軍人）他們实际上就变成了一支依靠国家养活的大軍。

在过去人类文化历史上已發生过的这种窘境当中，資本主义

總是企圖用金錢遣散它所不能雇用而又不敢再讓他們去挨餓的那些人。失業于是變成一種公認的無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當我寫這篇序言的時候，還存在着從來沒有工作過的正在少壯時期的青年，以及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們的父母們工作過的兒童。假若兩三個失業者住在同一間屋子裏，他們可以用威脅資本主義直到它同意與他們分享社會財物的辦法，依靠“領取失業津貼”來過一種按照他們自己的標準說來是一種相當舒服的生活。假若這三個人的聯合變為兩三百甚至是兩三千人的聯合，正如當失業津貼制度得到了永恆的稱譽，他們會這樣做的時候一樣，那麼，失業者居住的那些徒有虛表的宿舍，就會使通過勞動介紹所仍能找到工作的人們的那些朴实的住宅為之遜色。在季節性行業中工作的人們，現在是依靠他們過去在旺季所提供的失業津貼來維持他們淡季的生活。這樣的一種情況，顯然就是在重演古代羅馬無產階級的“食物與游藝”的把戲。這種類似的情況會立即變得更為明確，因為我們的警察曾經鼓勵電影院在星期天照常開演，以減少街上的行人和維持秩序，從而由國家給予補助的電影院就很可能成立起來，作為防止失業者騷動的一種手段，但是這種辦法是必然會像羅馬帝國那樣地歸於破產的。

我們並沒有充分認識到，而且在這本論丛中也並沒有說明，資本主義制度會像社會主義一樣，完全是烏托邦式的、假設的、並且是由聰明的唯心主義的作者們用各種論文的方式寫在紙上的一種制度。這種制度的精心結構的理論就是關於如何使我們廣大的人口得到養活，以回答他們每天所不可少的第一句“請賜給我們今天的面包”的祈禱語，從而使這個重大問題得到解決的辦法，就在於使生產資料成為私有財產，執行在這種條件下一切自願訂立的契約，維持公民和公民之間的和睦，和把此外的一切問題聽憑個人利

益的法則去處理。有人認為，這個辦法既可以保證每一個工人得到足夠維持生存的工資，又可以對富有的有閑階級提供掌握文化的手段，並使他們稱心滿意地有足夠的金錢去從事儲蓄和投資，而不致產生個人的窘困。

這一理論，在生產和貿易方面是非常有效的。它使我們建立了工厂制度，設置了動力機械以及交通運輸工具，這些工具曾經使得這個世界變成了一個新的世界，在這個新的世界里，即使是像鋼鐵一般堅強的威靈頓公爵 (Duke of Wellington)^① 也會變得像凱撒 (Julius Caesar)^② 那樣地茫然不知所措。這個理論曾經產生了一些金融集團，它們能夠輕而易舉地把安妮女王統治下的英國買了下來，就如像安妮女王能夠買下一個船塢一樣。恰如各種教會和各種教義以往的情形那樣，這個理論以它不斷相繼完成的種種奇迹使我們驚喜，使我們滿懷希望並且成為輕信的人物。不過這個理論所完成的奇迹是比較實際的，任何一個鄉村里的人，只要他買得起一架收音機，或把幾個便士投入公用電話的錢孔里去，就能夠演出這種奇迹。這個理論曾經使得私人的收入有可能增加到某種程度，在這種程度上，就是帝王們現在也會被認為是相對貧窮的人了。

很不幸地，這些在生產與金融方面的空前的成就，却伴隨着分配方面的失敗。由於這種分配的極不公平並且對於社會具有危害性，因此不能再讓它繼續下去是毫無疑問的。人們正在世界各處竭盡一切的嘗試，企圖以具有再分配作用的稅收政策、國家對工資的管理以及工厂條例等等，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範圍內來挽救或至少減輕這種失敗。但是在資本主義範圍內，具有再分配作用的稅

① 威靈頓公爵是战胜拿破崙的英國名將。——譯者

② 凱撒是紀元前一世紀的羅馬皇帝。——譯者

收政策，意味着对懒惰者給以津贴，而不意味着对从事生产性工作的人們給以工資，而且把工資和工厂加以管理，对于失業者是沒有什么裨益的。

必須記住：分配不仅是指对物質产品的分配，而且也指对工作和“閑暇”的分配。假若現代的生产方法使得一个单独看管机器的人，在一天之内比在十八世紀同一行業中的一个沒有机器的工人在一年之内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那么，在“閑暇”这一方面便算是一种利益，而这种利益是通过把工作時間减少百分之三十或約莫百分之三十来實現的。假若这种以及所有同性質的在閑暇方面的利益是平均分配的，其結果必然是工作時間的不断減少以及个人自由時間的不断增加。但是除此而外，也还有另一种办法。那就是有可能使工人們的工作時間与以前一样地长，或者更长一些，并且使有閑暇而富足的人數或奢侈程度增加，或使二者都有所增加。这正就是資本主义制度目前的做法，甚至可以說是它力圖要这样去做的办法。在資本主义制度的現阶段，当它在有閑富人之外又加上了一个失業大軍，因而愈更造成浪費的时候，社会財富分配的改革已經变成对人类文化生死相關的問題了。

直到目前为止，除了把資本主义社会轉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而外，還沒有其他的补救办法能够經得起考驗。为了鼓吹这一轉变并揭示出这种轉变的各种政治含义而成立起来的費邊社，現在还是像过去那样地为人們所需要。

参考一下本書早期的几篇序言（这些序言無論如何不應該被讀者們忽略过去），就可以回忆起这样一桩事來：那就是在早期和它敌对的各种社会主义者的团体中，費邊社的一个显著的目标就是它的坚定不移的立宪主义的主張。当那时的最偉大的社会主义者、詩人和技师威廉·莫理士告訴工人們說，除了革命之外他們沒

有别的希望的时候，我們就說過，假若那种說法是真的，那么，他們就是毫無希望的；并且我們鼓吹他們要通过国会、市政当局和选举权来拯救自己。我們虽然沒有完全說服莫理士，但我們却使他相信事情可能按照我們所指出的道路那样地發展。在今天看來，莫理士似乎不是像在八十年代那样地錯誤了。一个欧洲的大变乱（它是这样一个非凡的和血淋淋的殘忍的行为，以致一切历史上有任何記載的革命与它比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①，在四年之内，就把整个世界改变得比費邊社根据宪法在四百年內似乎可能做到的还要多。給予立宪主义决定性打击的乃是对爱尔兰問題所采取的那种武力解决的事件。三十年的立宪运动和国会工作，自从自治法案（Home Rule Act）通过以后便宣告終結。这个法案被它的反对者們所否認，他們把自己武装起来去抵制这个法案，并且由于在爱尔兰服役的几个陸軍軍官發动叛变的威胁而得到支持。首相向反叛者保証，他們將不致受到压制，并且当局将默許他們运入軍火，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所采取的同样行动却受到英國军队的攻击。最后，自治法案被中止了，而爱尔兰問題則是用一場野蛮的燒杀來加以解决。在这次斗争中，爱尔兰军队由于受到一般人民的拥护，打败了英國的駐防军队，造成了这样的一种局面：英國或者給爱尔兰以自治，或者卷入一場再征服的血战，而后者無論在英國或美國都是不会得到輿論的支持的。这个非常轟动一时的引人注目的教訓，由于出自这次战争的高度显示，說明了英國政府当着有刺刀逼近喉头的时候（在这次战争里是德国刺刀；但英國的刺刀也同样有效的）能够以急轉直下的神速和令人最滿意的成就，完成作为国家組織應該建立的一切功勳，这些功勳，在英國政府被費邊主义者們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譯者

最尖銳的爭論和國內社會主義者們的選票壓力之下，曾經宣布過是不可能的和烏托邦式的。這個教訓，大大地削弱了立憲主義者的地位，加強了各個政黨和各個國家中的武裝恐怖主義者的地位。

除此而外，還有俄國的1917年的革命。繼這一革命之後的建立自由主義的國會制度的嘗試，几乎立即宣告破綻並且一掃而空，而代之以一種採取行動的人們的無情的專政，這些人也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反對者很快就使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們確信：建設社會主義，不能依靠討論和選舉來實現，只能依靠那些積極熱愛社會主義的人們，並且把那些積極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們殺掉才能實現。他們實際上就是照着這種辦法去做的，並且以極大的精力把它完成了。他們非但沒有失掉群眾的同情，反而發現全國人民以極大的熱情來歡迎這種領導，以致最初在軍事方面顯然處於絕望的劣勢地位的、好像是偶然以几支手槍武裝起來的一群暴民的布爾什維克，面對着大部分依靠英國金錢而充分武裝起來的紀律嚴明的軍隊，竟成功地組成了一支紅軍，由於它完全扭轉了局勢並將反動的白軍在不可挽回的挫敗的情況下逐出戰場，因而使一桩不可能的事情得以實現。

與此同時，墨索里尼靠着他自己的信念，以為由於各種耽延、阻礙、逃避問題的行為而喪失耐性、並且看出了那無止境地採取懶惰態度的國會因而變成偽善的那些人民，他們所需要的，不是自由（他大膽地把自由稱之為腐爛着的屍體），而是刻苦的工作、嚴格的訓練以及絕對而迅速的國家行動。簡言之，他認為人民所需要的乃是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他把立憲主義拋在一邊，立即成為一個公認的和不可抗拒的獨裁者。類似的武裝政變也相繼發生於西班牙、南斯拉夫、波蘭和匈牙利。所有這些政變證明：在反對君主專制中成長起來的舊式的自由主義的國會制度，在維護群眾自由的

掩飾之下，已經把那种使国家事务陷于瘫痪的艺术培养到了完善的境地，它不但公开受到輕視，并且可以被取消或廢除而找不到任何有力的支持者。三亿多人从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这样一个轉变，其結果是在經過了一个短期的“邊做邊改”(Trial and Error)的試驗以后，把大約两亿六千万人从立宪主义的国家統治之下轉移到独裁者的专制統治之下。当时沒有人需要这种专制，但是另外的办法却是行不通的。

但是独裁政治，如像宣布戒严令一样，乃是一种紧急的措施；因而遭到人們認為戒严令根本不是法律的正确的反对。当一个国家的事务陷于绝望的混乱状态之中的时候，当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經在騷乱之中受到許多痛苦，以致乐意無論在怎样专橫的情况下接受管束和訓練的时候，某些有雄心的人物便会抓住这个国家的要害把它夺取过来并且迫使它建立秩序。努力从事国政往往使得独裁者精疲力竭；甚至于在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的时候，他也会感到他不能像一个小部落的酋长那样地事必躬亲。那就是說，他感到必須要有一个宪法。這也許是一个选举制的宪法，或者是一个有若干独裁者代表全国各地的独裁制宪法，但是这个宪法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个人专斷的現代政府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这个宪法必須是一个积极的而不是一个消極的宪法。那就是說，它的目标必须是帮助政府有效而迅速地把各种事务控制起来甚至承担起来，而不是像我們当前英国的宪法那样，对于政府超出警务、国防和外交范围以外的一切努力，都要加以阻碍、削弱和打击。

这里所談的这种情况，正是一塊礁石，威胁着老年的費邊主义者們的立宪主义。他們已經活到看見了他們的政治計劃超出自己的一切合理希望而成功地实现了。他們所力爭的、可以参加国会

的工党已經形成，而且曾經兩度执政。下議院执政党的重要議席也被社会主义者所占据。然而，就社会主义的情况而論，这种議席就由保守党的銀行家和貴族来占据也未始不可。因为，工業还未曾实行国有化，而且失業者又被那种具有灾害性的古羅馬式的津貼制所收买。此外，政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反对党的任务就是进行反对”）仍旧在有力地發生阻碍作用，以致無人反对的、可以在半小时內加以处理的提案，被当作是真正值得爭論的措施而花費好几个月的时间去处理。根本的变革是不可能的。仅只是那些为了防止国家机器受到阻碍或停頓下来所必不可少的修理措施，才純然由于环境的强迫被提了出来，并且得以通过。工党政府，也正如其他的政府一样，在失望和倒退中带着它們不曾實現的黃金时代的諾言而寿終正寢了；革命的左派和法西斯右派每天都証据分明地看到了国会的行动在國內毫無作用而国外的硬干則見效神速。

情况既然是这样的十分危險，費邊社發現自己面临着一种在本論丛中所未曾預料到的任务。它必須筹划新的政府机构，这种机构不是如像我們現有的机构那样，被設計出用来阻碍政府的行动和中立皇家的特权，而是被設計出来把我們这个国家的主权加以組織并使它發生效力，从而限制私人財閥利益所僭取的特权。在沒有完成这一任务以前，所有循着立宪的道路來达到社会主义的說法都是一些空談。今天，这种立宪的道路是完全不能达到上述目的的，是行不通的。当人們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他們只有訴諸革命或者采用独裁政治。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們的那个陈旧的工党竞选計劃，現在虽然已經實現，但它只是把我們引入了絕路，因而必須代之以一个复兴英国社会的新計劃，这个新計劃同时还可以作为复兴一切現代社会的典型計劃。韦白夫妇在 1920 年出版了他們題名为“大英社会

主义共和国宪法”(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 的那部書来帮助解决这个問題;不幸的是,他們提得太早了(这是对远見的惩罚);因为随着战后(指第一次大战以后——譯者)假繁荣而来的巨大的工業危机,直到該書出版一年以后才發生;而且在整整十年以后,商業界和政治界才开始明白:除了一般性的商業复苏会紧随着短暫的蕭条而来之外,其他任何情況都会更为恶化。而且,在1920年,除了俄国以外,独裁政治还没有出現。而俄国的独裁政治在英国并未引起重視,因为英国的政府和報紙瘋狂地坚持把俄国革命——这个革命尽管带有一切被拖延太久的革命所具有的偶然恐怖,然而它仍是一桩最慈善的事情——当作仅仅是一种民族罪恶的爆發,不久就会像法国革命那样地被镇压下去的。关于法国革命我們也犯了同样愚蠢的錯誤,当时人們对于独裁制的憂慮也并不是因为我们曾經在滑铁卢戰場上布防过而引起的。在任何方面,韦白的建議并沒有在輿論上产生令人注目的印象。这种危急的情况是沒有被人們体会到的。国会里的工党領袖,虽然他們的立法計劃遭到失敗,受到了对实际問題沒有耐心的妇女們的怨言所煩扰,而且普通議員們(特別是那些做过市議員而在从事公务方面受过訓練的人們)又不断地反对把他們純粹当做应声虫而浪費他們的時間;可是这些工党領袖們仍然沒有時間来做立宪的工作。最后,費邊社受到韦白夫人的催促,在1930年把它过去在金斯威大厅 (Kingsway Hall) 每年所举行的一系列公开演講講稿中的一部講稿,用来講述立宪問題。而韦白夫人自己所写的文章則作为1932年的“改革法案”由費邊社出版。除此之外,曾有人提議出版第二部費邊論來討論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宪法机构。

对于这个版本的讀者們,我必須提供有关本書一些必要的修